

GUANGZHOU JIANG TU ZHI

蔡鸿生
主编

广州匠图志



GUANGZHOU JIANG TU ZHI

广州匠图志

■ 蔡鸿生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匠图志 / 蔡鸿生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218-12126-0

I. ①广… II. ①蔡… III. ①手工业工人—介绍—广州—清代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754号

GUANGZHOU JIANG TU ZHI

广州匠图志

蔡鸿生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陈其伟 周惊涛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邮政编码: 510300)

电话: (020) 85716809(总编室)

传真: (020) 85716872

网址: <http://www.gdpsh.com>

印刷: 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60千

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5716826

序

Preface

在深化改革中呼唤工匠精神，振奋人心，催人奋进。这个响彻南北的时代强音，也唤起人们对“广州匠”的历史记忆，并触发工艺制造如何继往开来的理性思考。

明清时代，随着市舶贸易向洋舶贸易转变，经济交往的空间由南海扩大到西洋。作为卓越的工艺群体，“广州匠”并不是突发性登场的。其精工细作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拥有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此事尽管说来话长，却不妨长话短说，下面就来作个简略的回顾。

广州位于南海之滨，是“海上丝路”的地理枢纽。早在汉代，已被称为一大都会。到了唐代，声势更盛，被确认为“通海夷



道”的起点，航线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岸。著名的“广府”，既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又是市舶制度的创新区。一系列海外交通的创举，都是在这里先行先试的：一、设市舶使；二、置市舶司；三、立市舶法；四、办市舶宴。从官制到礼仪，市舶事务逐步制度化，形成完备的“广州模式”。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经朝廷诏令向广西、福建和浙江“委官推行”，地方性的“广式”法规，终于升格成为官方定式。

市舶时代的广州模式，到洋舶时代发生显著变异，这是海洋世界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结果。从渊源来说，制度转型是有旧辙可循的。例如，粤海关与市舶司，夷馆与蕃坊，行商与舶牙，译人与唐帕（通事），等等。因此，广州口岸的传统工艺部门，犹如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洋气”（西洋文明）。其外销渠道，也较前扩展，由印度洋延伸到大西洋。新的机遇营造出有利的生态环境，驱动广州货源不断地走向世界，又倒逼“广州匠”必须与时俱进，精益求精。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现实回望历史的深处，“广州匠”先驱的身影，似乎隐约可见。早在东晋时代，广州已出现制作“象牙细簟”的能手，象牙必须经过切割篾化之后才可织席，其难度可想而知。到了唐代中期，又有南海奇女卢眉娘，巧绣《法华经》和善作“飞仙盖”，名动京师。此女效力掖廷后归隐罗浮山，绝技随之失传，真是广绣的一大憾事。唐代的岭南佛门，也曾有过一座以舶来白檀为原料的广式木雕，它是“广州匠”群策群力、旷日持久的杰作。唐玄宗天宝十年（751），高僧鉴真和尚路经广州，亲睹其物，亲闻其事：

“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指三段三面变文雕

像），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卅万贯钱，欲将往天竺。采访使刘巨鳞奏状，敕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①胡、汉交融，堪称“天竺样，广州匠”的文化佳话。宋代是市舶贸易的黄金时代，输入广州的舶货，以香料为大宗，和香印香是当年的尖端技术，非匠心独运者是无从操作的。正是广州人吴兴，成了秘制“心字香”的祖师爷：“法以佳沉香薄劈，着净器中，铺半开花，与香层层相间，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成香。”^②在南宋首都杭州，竟有一位还俗道士，成了“番禺黄氏心字香”的仿制者。可惜当年尚无专利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古代到近代，通过传承和创新，广州的工艺世界日益多样化和精致化。本书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记述如下门类：广绣、牙雕、家具、成扇、座钟、广彩、珐琅瓷和外销画。这批传世的精品，因“巧夺天工”而淡出实用领域，但时至今日，依然是南粤人杰地灵的物质象征。

按照事物的客观逻辑，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无缘。高端产品只能被高端消费所吸纳，出自工匠之手，落入贵族之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创造高于享受的经济伦理，开门见山，自道心曲：本书的主旨是颂扬“广州匠”的创造性劳动，与为奢侈品唱赞歌是大异其趣的。

蔡鸿生

①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73—74页。

②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七。

工匠云集的18世纪广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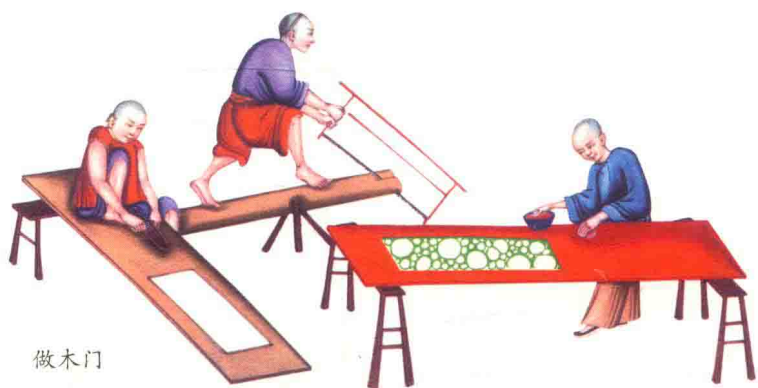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粤（在广东）、江（在江苏）、闽（在福建）、浙（在浙江）四大海关。广州作为南海和西洋诸国来华贸易的主要目的地，每年在黄埔锚地汇聚了众多来华商船，各国货物屯集。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关闭厦门、云台山、宁波三海关，广州成为西洋各国来华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粤海关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长达85年。在此背景下，以省城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商贸繁荣，汇聚了各种优秀的手工业艺人，各类工艺发展臻于鼎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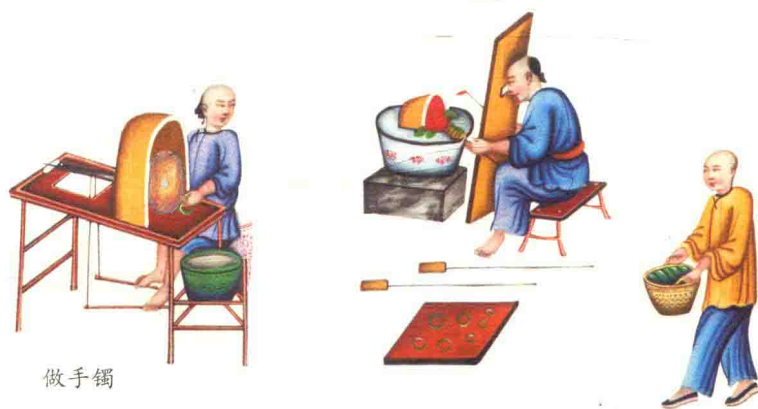
做布鞋



做木门



做手镯



1556年冬天，葡萄牙人克路士到达广州，停留了几个星期。其1569年在葡萄牙恩渥拉出版的名著《中国志》，被誉为“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书”。该书“详记中国事物及其特点”，所述内容多于中国史籍有征，其中“广州的工匠和商人”一节写道：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

[城内]还有手艺高的木匠和各行业的良匠。他们总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柜子，有的涂上细漆，有的涂色，又有的用皮镶里，及其他种种。他们不断制造大量的椅子，有的用上等白木，有的涂金涂银，制作精致。

……

至于小的涂金盒、大盘、篮、写字台和桌子，数不胜数，再好不过。金匠、银匠、铜匠、铁匠和其他各行各业，既多又完备，各种的东西也十分丰富，应有尽有。^①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到明末广州城人口众多，商贸繁荣，大量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大大加速其专业

① [葡]克路士：《中国志》，转引自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编：《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页。

化，满街尽是各式各样精工制作的产品，琳琅满目，令外商目不暇接。

各式工匠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普通民众和海外市场，也满足各种类型顾客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宫廷王室和贵族富商特殊定制的物品：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机械行业，其中工作着各种各样的工匠，比如：木匠、修船工、铁匠、石匠、瓦工、锯木工、仓储工。总之，这里生产着皇帝和城堡里所需的一切东西，每年都有四五千工匠在这里工作着，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创造出来的。^①

清代广为流传的民谚“苏州样，广州匠”，突显广州匠人的灵巧创新，他们善于迎合各类顾客的需求研究新的产品类型，并不断吸收、开创新的技艺。随着海外原材料、技术的不断输入，国内外市场越对奢侈品和特殊定制产品越来越广泛的需求，广州匠人的这种突出技能在清代乾嘉年间达到了顶峰，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这样赞誉道：

广州工人摹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

① [葡] 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来信（手稿）》，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6—27页。

理钟表，摹仿西洋油画和水彩画。^①

“来样定做，岁无定式”，遂成为乾嘉年间广州手工业商品的准确描述，对于各种特殊商品的定制要求，广州工匠群体均能应付自如。据清代史料记载，广州城内有许多街道均以汇售某种手工制作精品而蜚声海内外，如玉子巷、三府前、象牙街以象牙制品著称；而状元坊、上下九则以广绣名世；十三行商馆区附近的同文街及西关的怀远驿街，外销画店铺林立，定制油画、玻璃画、通草画、象牙细密画等不同商品的西方商人络绎不绝；同文街、靖远街亦多有深受西方人青睐的广彩瓷器店，其产品作坊则在珠江以南。很多店铺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生产与销售紧密结合，以专业高效及灵活多变的模式，适应海外顾客日新月异的需求。18、19世纪，广州口岸外销商品形成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的规模，不过是当时中国手工行业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一个缩影。在西方爆发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专业化商品生产程度最高的国家，而广州则是当时各种顶尖手工业匠荟萃之地。



① [英] 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87页。

目录



广州外销画 001

外销画的画家和画风 002

外销画家何处觅 003

善于学习的外销画家 011

外销画铺的营销模式 017

外销画家笔下的大千世界 024

附录 清代中国外销画家一览表 046

巧手慧心的传统广绣 051

五彩缤纷的外销成扇 065

精巧华丽的广州自鸣钟 089

广州自鸣钟的兴起 090

广州自鸣钟的工艺特色 094

广彩“灵思堂”所见的工匠制度 103

“父艺传子”的入会制度 105

行内专工互不逾越 109

统一计价办法和花式品种 111

18世纪广东牙匠掠影 117

清代广东象牙行业的发展和管理 118

18世纪宫廷广东牙匠概况 119

最早进入造办处的广东牙匠——陈祖章 123

巧夺天工的广州牙雕 129

中西合璧的广州织金彩瓷 141

广彩的诞生 144

独树一帜的装饰艺术 145

风行一时的定烧瓷 153

“陶瓷之路”的魅力 155

濡染西风的传统广式家具 159

东西汇流下的广州画珐琅 169

后记 181

—❦—

广州外销画

—❦—

外销画的画家和画风

1837年在广州的法国人维拉（M. La Volleé）这样记载了当时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

林呱是广州最好的画家，一位中国画家。这位中央帝国的画家当然不是鲁本斯……中国，尤其是广州，有几位长着长辫子的画家——林呱、廷呱、恩呱（Yin-quā）和其他一些“呱”（Qua），他们的画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同时也是欧洲业余爱好者寻找的新奇之物。^①

这些以“呱”为名号的人，就是当年在广州以绘制“洋画”来谋生的外销画家，在清代广州出现的新行业中，外销画家可谓独树一帜。他们的画铺是来广州的西方人必去的地方，这些西方人饶有兴致地挑选画作带回本国，有些人甚至还坐下来请外销画家画个写真，以纪念自己的东方之旅。他们使用西洋技法创作，是西洋绘画在中国的最初实践者，让我们看到西方美术通过商业渠道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丰富了对西画东传历史的认识，黄时鉴对此高度评价：“一部完整的中国美术史应该含有民间美术，包括中国外销画。将西方艺术作品导入中国的贸易和由此产生的中外交流也应该包括进来……广州绘制‘洋画’的百年以上的丰厚传统宜当更多地加以研究，俾使

① Albert Ten Eyck Gardner, "Cantonese Chinnerys: Portraits of How-quā and Other China Trade Paintings", *The Art Quarterly*, Vol. XVI, 1953, Winter, p.316.

中国和西方不会失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重要篇章。”^①

外销画家何处觅

根据清代夷务管理制度规定，西洋人在广州贸易期间不能随意离开商馆区，每月仅两次去河南海幢寺、花地等处游览的机会，也必须有行商同行。于是，广州贸易期间，西方商人只能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区租赁“夷馆”为居住地和货仓，这些“夷馆”附近逐渐出现了许多专门为外国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店铺。

18世纪以来，这些店铺成了西洋人可以自由闲逛和购物的地方，在此间辛勤劳作的能工巧匠们，让来华西方人在广州期间的沉闷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1768年来广州的英国商人威廉·希奇（William Hickey）在其游记中记载了当时广州十三行附近的各种店铺和手艺人：“这里有玻璃画工、制扇工匠、象牙工匠、漆器匠、宝石匠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手艺人。”^②1840年，美国人泰凡尼（Tiffany）记载了当时广州十三行附近一连串工匠：“有 Ahning（木匠）、Mahning、Wingshing（雕塑匠）、Howqua（店主或行商）、Tingqua（水彩画家）、Luequa（被认为是画家）、Hipqua（漆器匠）、Gonua（牙雕匠）以及四十名其他商人。”^③

在这些工匠中，外销画家尤其引人注目。19世纪中叶著名

① 黄时鉴、[美]沙进编著：《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导言”第10页。

② Margaret Jourdain &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reat Britain by Fletcher & Son Ltd., 1950, p.12.

③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ese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and Cambridge, 1849, pp.68-69.

的林呱（Lam Qua）就在此开设画铺，其画铺出产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Lam Qua, Pinxit, Canton, China Street）。^①唐宁（Toogood Downing）在游记中称：“林呱画铺在中国街，门上一块小的黑牌上用白字写着其名字和业务，以示区别于邻居。”^②其他外销画家也在附近开店，廷呱画铺的地点在新中国街16号，一幅廷呱1855年绘制的广州商馆图背后用英文写着：“廷呱创作的广州外国商馆图，广州新中国街16号，1855年1月。”^③廷呱画铺出产的画册上也清楚地写着：“省城同文街第一十六间店”^④或“粤东省城同文街第拾伍间关联昌洋画铺”^⑤等。煜呱（Youqua）早期作品的商标上写着其在广州旧中国街34号的地址。^⑥19世纪30年代顺呱（Sunqua）画铺同样设在广州旧中国街^⑦。发呱画册商标上写着：“发呱，油画、水彩画和玻璃画家，广州中国街。”^⑧

- ①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Suffolk,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p.93.
- ② Toogood Downing,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II, London, 1838, p.91. 参见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Suffolk,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p.78, 彩色插图23。
- ③ 这个地址来自H. A. Crosby Forbes收藏的一幅描绘广州珠江沿岸商馆区风光的水彩画的背面，画上还标明有当时各个建筑物的名称。
- ④ 黄时鉴、[美]沙进编著：《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导言”第6页。
- ⑤ 黄时鉴、[美]沙进编著：《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导言”第2页。
- ⑥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Suffolk,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p.134.
- ⑦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Suffolk,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p.130.
- ⑧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China Trade*, Suffolk, 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p.57, 插图15。又参见David Howard & John Ayers, *China for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p.645。